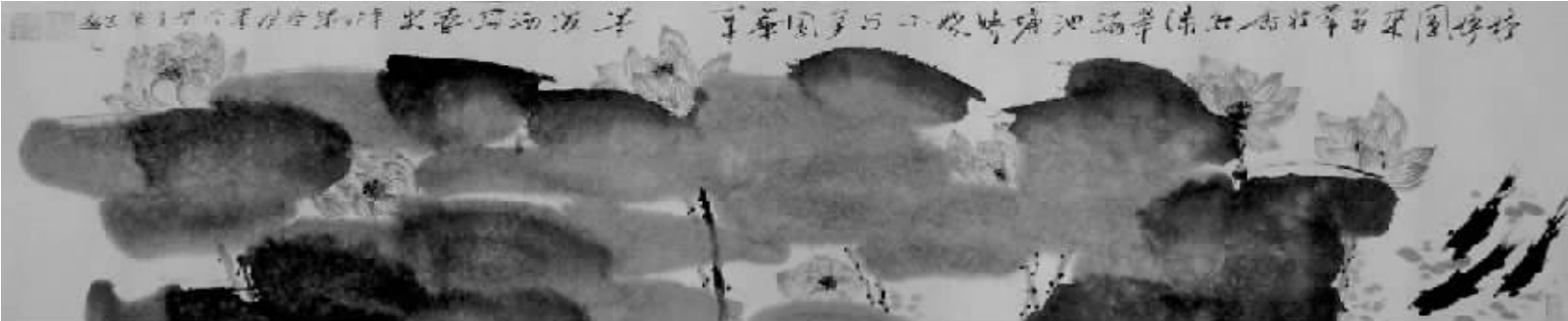




本版配画 蒋勇生

车厰与史嵩之

桂松

史嵩之，一个在历史上曾经如雷贯耳的名字，不经意间就叫人忘掉了，也许是他的那份“政绩”和“威严”不过是太多帝王将相故事的翻版，也许是他的是非和褒贬没有让现实有参考和演绎的兴趣，所以，史嵩之，这位800余年前的南宋宰相，荒芜于尘烟黄土、冷山寂林中，也是正常的了。

然而，一次偶然的考古发掘，一个封存已久的传说得以证实，一时间，报纸、网媒竞相而来，聚集到浙东小村——车厰。江南地区的地名很有意思，经常出现人们不常使用的词汇，仿佛只是作为地名，而没有旁的意义，一探究却总有数千年的历史，会稽、上虞、鄞、句章……车厰似乎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它竟与一段帝王霸业有关。光绪《慈溪县志》载：“车厰山，县西南四十里。会稽记云：‘越王勾践于此置厰停车秣马，遗迹犹存。’”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灭吴国的故事相信没人不知，但其中背后的辛酸和不易恐怕不是一两个故事所能概括的，车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注解。车厰山，亦称单于山，北麓面对姚江有一处山顶空旷坪地，该坪地南北长100余米，东西最宽处有30余米，海拔94米，这便是越王停车秣马的“练兵台”了。人言此处北临姚江，南连四明山麓，登高遥望，东北、正北、西北一览无余，数十里景物尽收眼底，“战可御敌于车厰岙之外，撤可隐蔽于十里长岙直至崇山峻岭之间，实乃屯兵扎寨的要塞之地”。看来无论是隐忍奇耻、暗藏雄心的越王勾践，还是足智多谋、全力辅弼的文种、范蠡，都不约而同地相中了这块土地，这是块勃兴之地、复国之地。如今坪地和土垒台上草木葱郁，当年却是军车络绎、战马嘶鸣的兵家重地。

勾践终于击败了夫差，越地也成了报仇雪耻之乡，然而车厰呢，也许是放马南山、刀枪入库，百姓耕织，怡然而乐，这里本就是一片山水映衬之间的沃野，更适合作为诗意的田园吧。这样平静的日子过了160余年，公元前306年，越国又被楚国灭了，之后就是秦、汉、晋、隋……按着中国分分合合的历史推进着，若不是宋室南渡，偏安一隅，这里仍一直作为

稻米的产区，山间则点缀着杨梅、竹林，农民将丰余的粮食打制成年糕，品尝杨梅和鲜笋的滋味……一切都如同离它极近却拥有灿烂古文明的邻居河姆渡一般不显山露水。

然而金兵是迫近了，北方已陷落了，落魄的皇室、大臣们已是无路可走，只有向东南不停奔逃。天意不让宋亡，康王驻蹕临安，可以稍稍安定，江南地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一个叫史惟则的人也南下并扎根明州，萌发、壮大，史浩、史弥远、史嵩之……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位极人臣，门生遍布，比起后世《红楼梦》里描写的“烈火烹油，鲜花着锦”更真实、浓重。明州，成为东南一方厚重发迹的热土，然而，几乎是明州最边缘的车厰依然平静，保持那份淡然。

直到一位权倾朝野的宰相将手指向这里，史嵩之，南宋史家最后一位执掌朝政的大臣，魂归此地。生前为永国公、观文殿大学士、右丞相兼枢密使，身后赠少师、进封鲁国公，谥忠简、庄肃，无论实职、勋职，都已无愧他显赫的门楣。可就是史嵩之，却未与祖先们同在东钱湖畔山林之中同归，而是顾自选择了这一故乡的角落安寂。也许越王厉兵秣马的历史让他体味到强国的现实感悟，但更多的缘由恐怕是一世的明争暗斗、迎来送往已让他在热闹喧嚣之余有了厌倦之意，他好像从来就是被人堂皇礼赞和小心伺候的中心，他几乎不曾寂寞冷落过，然而个人的富贵无法掩盖在他的治下国势的积弱。曾经他也振作过、发奋过，尤其是大宋晚景中昙花一现的联蒙灭金曾经让无数君臣子民热烈欢呼，像是靖康之耻一扫、中兴大业立就。史嵩之也同样怀着美好的梦想，可是很短，没多久，就被蒙元的马蹄击碎了，很短，短到他坟前的树木只长到二十余年。公元1279年，崖山落日，一如车厰的夕阳，凄美而无奈。

他有一首诗是这么写的：“同云收万里，斜日已三竿。有鸟皆潜迹，无风尚送寒。晴檐如下雨，枯涧忽鸣渊。渐觉山河复，方知世界宽。”这心境，许就是在车厰闲居的偶得吧。

关于樵夫

顾常平

樵夫，简言之，就是砍柴的。但砍过柴的，又未必就是樵夫。

儿时，家乡一带柴草总是不够烧。于是，村人就相约去深山冷岙砍柴。砍来的柴中，有好多竹鞭。现在想来，如山里有现成的柴，谁会去费心尽力掏竹鞭？估计那时，即便是藏得最深的冷岙，经无数次的光顾，也变成光秃秃的了。

这些砍柴者，就不能称之为樵夫。哪怕他们的脸早已为生活的烟火熏得乌黑，再加上李逵一样的胡须，也不行。

樵夫之所以成为樵夫，不管是木钩而樵，还是斧柯而樵，都得经过时间的磨砺。磨砺的结果，层次也就清楚了。

最浅的樵夫，樵是为了不樵。樵只是他们谋生的手段。捏在他们手里的斧子，就如老婆婆的扫帚。一旦乘着斧子的“火箭”吃上了官饭，他们也就把斧子丢在角落里任它生锈了。

其代表人物就是朱买臣。据《汉书·朱买臣》记载，朱买臣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戴相随，数止买臣毋歌呕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买臣笑曰：“我年五十当富贵，今已四十余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贵报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终饿死沟中耳，何能富贵！”买臣不能留，即听去。

以朱买臣的书生气，估计他砍柴的功力是不深的。朱买臣去卖柴，要他的妻子“负戴相随”，可见他的力气也是小小的。朱买臣“担束薪，行且诵书”，文不像读书郎，武不像救火兵，丢人现眼，使他妻子受尽羞辱。他的妻子“数止买臣毋歌呕道中。买臣愈益疾歌”——买臣的脾气真是臭到姥姥家了。一怒之下，他的妻子就把他给休了。朱买臣大概是有记载的最早被老婆休掉的中国男人。但朱买臣就是朱买臣。在以后的生活里，他还是负薪行歌，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告诉世人：朱买臣不是一生砍柴的命。果然，在同乡的推荐下，他后来飞黄腾达，位列九卿。

朱买臣砍柴都砍到了四十多岁，这样的人，算不算作樵夫？——不能。因为首先他自己就不承认。在朱买臣的经历里，樵夫，只是他落难时期的一种生存方式。

道行再深一些，就是那种人生在世不得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式的樵夫了。他们樵，是因为不堪作吏风尘下。初看起来，他们是很潇洒，放着好好的官老爷不做，去做村野里的樵夫。他们或是一叶扁舟上的渔翁，或是数点青山中的樵客，深究起来，他们的内心是很不淡定的。一旦有高

官好做，他们还是要丢下斧子，蹿出山里去的。

再进一步，就是金庸先生《射雕英雄传》里的樵夫。主子出家去当了和尚，想继续当大将军也就不可能了。手握兵符，显赫一时，都已成了过眼烟云。他的不满，也只能通过唱歌来表达。且听金庸先生让他唱的一支《山坡羊》曲儿：“城池俱坏，英雄安在？云龙几度相交代？想兴衰，苦为怀。唐家才起隋家败，世态有如云变改。疾，也是天地差！迟，也是天地差！”这个樵夫，简直是一个怨天怨地的怨者了。他唱出来的樵歌，是点缀不了太平盛世的。

道行最深的，是王质式的樵夫。也就是樵而不樵者。一如钓而非钓者一样。其味道，有点像陶渊明之种豆，不单是为了几粒豆吃。对王质们来说，樵已化作了生命的一部分，一种人生方式，成为了一种文化。他们虽樵而意态从容。他们于白云深处，樵亦可，不樵亦可。

据说晋时王质，到石室山砍柴，看见两童子下围棋，就坐于一旁观看。一局还没下完，他的斧柄就烂掉了。这一盘棋，下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悠悠天地间，大概也就唯此一局。从炎帝的雨师赤松子在石室山修炼以后，石室山一直就氤氲着道家的仙气。王质因樵而成仙，应是所有樵夫人生的最高理想。他的人生，比起东坡先生所称道的侣鱼虾而友麋鹿来，还要辉煌。

于是，他们就把石室山改名为烂柯山。绿水青山里，有了樵夫，唱上一支樵歌，是有几分田园牧歌风味的。



以我对美国的了解和研究，美国人的初衷并不总是搞阴谋，纯粹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去牺牲整个世界的利益，把别的国家搞垮。今天的世界，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各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我在《莫让金融误国》一文中已有详尽解释，在此不再赘述。

用阴谋论来解释一个不太容易理解的问题，其实是一种偷懒的办法。将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信用危机、货币政策都讲明白是非常麻烦的。而只要像编故事一样说：有人算计我们，事先密谋已久，这次的危机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行为。帝国主义列强藏在阴暗的角落中，亡我之心不死……所有复杂现象都不用再追究本质原因，不外乎有人陷害我们嘛。

有些时候，我自己也会不自觉地落入“阴谋论”的陷阱。记得小时候的课本里说，资产阶级财团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将科技发展束之高阁，一次遇到波音公司总裁，我对他说：“早在20世纪70年代，你们就开始制造波音747，这个型号的

飞机已经飞了30多年。同样在这30年里，汽车、手机、电脑等设备的技术都在飞速发展。波音公司是否和空中客车串通一气，为了省钱，都不去研发新技术？反正消费者拿你们没办法。”但事实上，情况不像我说的这么简单，其中有很多实际原因，导致今天的飞机制造无法轻易更新换代。比如协和超音速飞机，从投入运营到退役停产，始终没有从技术上克服噪声大、耗油多、成本高的问题。波音飞机虽然外观无甚变化，燃油经济性、飞行里程、安全系数等各方面其实还是有很大的提升。

我还曾经与克林顿执政时的国防部长佩里（Bill Perry）聊天，好奇地问他：“电影里的美国国防部长每天坐着专机到处飞，随时布置各种惊心动魄枪林弹雨的反恐任务，果真如此吗？”他笑着说：“你只说对了一点，那就是我的确有一架随时等候我的专机。我平时做的多是烦琐的案头工作，制定预算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了。”

或许是因为我们的历史上有过太多“阴谋”和“权术”，抑或是因为我们曾经受到侵略和欺侮，相信“防人之心不可无”。面对突发事件，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阴谋来了！”

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一门课叫《大战略》（Grand Strategy），讲的是以军事战略为主的国家总体战略。我们不能把“战略”和“阴谋”混为一谈，战略实际上是一种“阳谋”。据我对西方世界的观察，他们更多的事情是摆在桌面上的。

其实有时候，糟糕的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没有太多理由和故事，甚至可能是混沌理论蝴蝶效应在作用。伟大的物理学家帕斯卡也曾说过：“埃及艳后的鼻子如果短一点儿，整个世界的面貌都可能为之改变。”意思是假如当年埃及艳后如果没有那“增一分则太长，短一分则太短”的美丽鼻子，恺撒也不会为她丢了江山，恺撒不死，罗马帝国的历史就会改写，世界历史也自然会是两样。

每当我听到阴谋论的说法，就会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所写的：“这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一个处处以“阴谋”揣测或诠释别人的人，通常也习惯用同样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更糟糕的是，还可能招致别人以同样方式的回敬。

2009年3月31日，我飞赴伦敦采访G20峰会，飞机上邻座的客人在翻看一本英文财经期刊。我看到封面标题是“*How China sees the world*”（中国怎样看世界），便毫不客气地借了过来。

封面上的漫画很有意思：中国北京的长安街上车水马龙，两侧高楼鳞次栉比，这部分占据画面的70%。前方是一片太平洋的海水，不过在图上看起来更像一条小河，“小河”中央有座小岛，插着五星红旗，写着“Taiwan”，对岸一片广袤的大地上伫立着自由女神像，代表美国。更远处，大西洋之外的欧洲大陆和非洲大陆小得可以忽略不计。